

論

學

小

記

述性一

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其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禮知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知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不但人之性善。卽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

其質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仁義禮知之德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知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而不知質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有五官百骸之形以成人。有清濁厚

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卽有仁義禮知之德。具於質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而言之。謂具於質形氣者。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烏得有二性哉。譬之水。其清也。質形氣之清也。是卽其性也。譬之鏡。其明也。質形氣之明也。是卽其性也。水清鏡明。能鑑物。及其濁與暗時。則不能鑑物。是卽人之知愚所由分也。極濁不清。而清自在其中。極暗不明。而明自在其中。是卽下愚不移者。其性之善自若也。知愚以知覺言。全在稟氣清濁上見。性則不論清濁。不加損於知覺。但

稟氣具質而爲人之形。卽有至善之性。其清。人性善者之清。其濁。亦人性善者之濁也。其知其愚。人性善者之知愚也。此之謂性相近也。斷乎其不相遠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之者。存其性善也。非由外鑠我也。其去之者。所謂舍則亡者也。非性有不善也。夫非性有不善。故操之則存矣。

述性二

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以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性也。而安得有二哉。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主實有者而言之。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道。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

之命。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据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然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是薑則性熱，是水則性寒，是人之氣質則性善，是物之氣質則性不能善。塗之人可爲禹，以其爲人之氣質也。人之氣有清濁，故有知愚。然人

之知固不同於犬牛之知。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知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知之端。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性善不可驗。以情驗之。人人皆可自驗者也。是故知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知愚。其知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此人所以不可不學。學者習於正也。不習於正。則習於

邪。彼此相遠。習爲之也。此人所以當謹所習。專習於此。自不習於彼也。

述性三

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情於何見見於心之起念耳。人只有一心亦只有一念。善念轉於惡念。惡念轉於善念。只此一念耳。性從人之氣質而定。念從人之氣質而有。若有兩念便可分性有善惡。今只此一念。善者必居其先。惡則從善而轉之耳。當其惡時一轉卽善。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故曰性善也。或謂人之欲乃固有之。安得無惡念居其先者。不知是欲也。必先有善。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其先豈必不善。有物必有則。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命卽則之所從生也。其曰命也有性焉是性卽則之所從生也不謂之性。言不順

其性而使之過乎其則。過乎其則斯惡矣。是其性本善而轉而之惡耳。今爲盜賊者。未有不迫於飢寒者也。其初只有謀生一念耳。謀生之事甚多也。夫豈不欲擇其善者而爲之。而乃皆不可得。及至於不得已。然後一切不顧而甘爲盜賊也。是其初念未嘗不善。而轉而之乎惡耳。又必有一二爲盜賊者。從而引之。所謂習也。夫人至於甘爲盜賊。眞下愚耳。下愚之人。縱欲敗度。亦從善念之過乎其則始。故上知不移。彼下愚者。其初亦移而過乎其則耳。旣過乎其則。其勢必將大遠乎其則。而至於萬萬不能移。夫豈不可移之謂哉。其可移者。固未絕

也。隱而不見。觸亦不萌。積重之勢使然也。故直謂之曰不移而已。然千萬人中。或且一人能移。以余所聞。閒亦有之。惟其未絕。故觸而偶萌。隱而或見耳。然則人性果無不善也。且夫仁義禮知之端。下愚不移者。既皆有之。是其心固以爲當然也。心之所然。而乃不然。所謂忍也。忍之爲言。反其所然之謂也。其所然之心。至死不中絕也。性善故也。

述性四

曷爲乎疑孟子性善之言。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言性相近。不徑言善也。匪惟不徑言善已也。言下愚不移。下愚不移。性果善乎。求其說而不得。安得不以孟子之言性爲超乎氣質而言之也。雖然。人皆以夫子之言難孟子。而卒未有以孟子之言證夫子也。如以孟子之言證夫子。而果與夫子之言不相應。則性善之言。誠與夫子之言性異矣。今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可以云者。相近之云也。其言情之可以爲善也。則驗之於人。皆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是心之爲

仁孝。龜知非由外鑠。我者蓋驗之於習相遠之人。且驗之於下愚不移者也。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皆有者。下愚不移者所不能無也。是孟子之言性善。正爲有此習相遠之人。與下愚不移之人而決言之也。且其言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殊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降才非殊。猶言性相近也。多賴多暴。猶言習相遠也。又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是不罪性而罪習。夫豈異於夫子之言性乎。其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性固未嘗相遠也。其言放其良心。旦晝梏亡。習豈終能相近乎。其言夜氣不

存同於禽獸。則所謂下愚不移而已矣。孟子之言性善。章章若是。有一言不與夫子之言相發明乎。然則孟子之言性善。初未嘗離氣質而言之也。則以夫子之言難。孟子曷不取孟子之言以證夫子之言耶。嗚呼。孔孟言性。並主實有者而言之。如溯性於未有氣質之前。此所以終日言誠。茫然不解誠之所謂也。

述誠一

誠者。實有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人也。人有性。性有仁義禮知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焉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無終。故行健不息。人有終。故死而後已。死乃無此人。未死則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實有此能也。能由教入。實有此能也。故曰自明誠謂之教。雖不謂之性。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

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由是成己則實有此仁。由是成物則實有此知。惟其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而已矣。死而後已終矣。乃無物矣。一息尚存。一息有此性之善。一息可以誠之者也。嗚呼。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者乎。若夫未死先已。未終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之謂有。皆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與無者。而曰雖空。

而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其語不反覺精妙耶。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也。

述誠二

吾學慎獨。老氏主靜。須臾不離。戒懼於不睹不聞。見顯勿欺。隱微倍切。凡皆求其盡倫盡職。以日慎其獨也。夫子之爲誨。不厭倦。顏子之竭才。不惰。曾子之日省其身。子路之未行。恐聞。胥是道也。豈主靜之謂乎。老氏則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專以不事事爲其道。此主靜之學。異於吾學之致力於動也。遠矣。吾學之道。在有。釋氏之道。在無。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以有倫。故盡倫。以有職。故盡職。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

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凡吾學之所有者。釋氏固未嘗無也。而其道則在於無。故道其所道。其於道。所以背而馳也。然而吾學之有實有也。其盡倫盡職者。實有之也。如不實有。則有者亦無。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釋氏之無。本非無也。而釋氏無之。夫無之。則無之矣。然苟不實無之。卽所謂無者亦無。而其道亦無以自立。然則釋氏亦非誠不爲功。心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夫明與老。

死。萬萬不能無者也。而釋氏無之。然其無之也。必造乎其極。如心經之所云云者。是乃其誠也。吾學之慎獨。實致其力於動也。誠而已矣。老氏之主靜。而不實致其力。則靜者亦無。而其道亦無以自立。是亦非誠不爲功也。道德經云。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天萬萬不能不生賢。而人性萬萬不能無可欲。而其主靜也。曰。吾不尚焉。吾不見焉。忍而舍之。是亦其誠也。蓋誠者。實有焉而已矣。吾學實有其有。實有其慎獨。二氏亦必實有其無。實有其主靜。夫無也。靜也。實無之說也。必襲吾學之實有。以成其實無。以是知二氏之道。固不能

出吾學之範圍也。吾學死而後已。二氏未死先已。於不可已而已。亦必襲吾學之實有者以成之。其或神奇也。神奇於實有也。其或能蟠天際地也。亦蟠際於實有也。所以然者何也。形可使如槁木而非槁木也。實有其形也。心可使如死灰而非死灰也。實有其心也。實有其形。實有其心。而無之。而主靜焉。則必實有其無。實有其主靜。而後其道乃成。嗚呼。知二氏非誠不爲功。可以知誠矣。

述情一

性善。情無不善也。情之有不善者。不誠意之過也。由吾性自然而出之謂情。由吾心有所經營而出之之謂意。心統性情。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是故喜怒哀樂。情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情也。其未發也。情之未發也。其中也。情之含於性者也。其和也。性之發爲情者也。是故心統性情。情者。感物以寫其性者也。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而出。發若機括。有善而已矣。自夫心之有所作爲也。而意萌焉。其初萌也。固未有不善者也。何也。意爲心之所發。而心則統乎

性情故意萌於心實關乎其性情則安得而不善然而
意之萌也未有不因乎事者也事之乘我也有吉有凶
而人之趨事也有利有害吉凶天降之利害人權之君
子於此亦未有不思就利而務去害也主張之者意而
已矣於是經營焉曰必如是然後有利而無害也然而
善從此而亡矣曰苟如是則必得利而遠害也然而不
善從此而積矣且也殉利而不顧害抑或冒害以求其
利而善於是愈亡而不善於是愈積矣而人乃甘於不
善而忍而舍其善者不慎其獨自欺焉不誠意之過也
豈其意之萌也果遂不善乎經營之巧習於中利害之

途炫於外。故事觸於情。而喜怒哀樂。不轉念而應。情交於利害。而取舍疑惑。一轉念而消。慎之又慎。在持其情於獨焉。卽事察義。以誠其意而已矣。孟子不云乎。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情爲性之所發。才乃情之所施。才且無不善。而況於情乎。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情善之謂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善言情善也。

吾儒治心之學。全在事上用功。獨者人所不見之事。所當慎者。畏人知之事也。此篇言意因事萌。卽事察義以誠意。吾學之所以別於異學者在此。

述情二

善哉。孟子之言情善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情之初出於性。卽連乎意之始萌於心者也。故孟子皆以心言之。蓋性情統之於心。當性發爲情時。而心未有不動者。心之動。卽意之萌。故情與意同居而異用。事觸於性。而自然而出之謂情。事感於心。而經營而出之謂意。是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蓋性之用。而實爲情之體。若夫情之用。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所以躍露流布其四端。其諸不及情者多。而過情者或寡也。唯

上智則幾乎過之。而能自節焉。自餘等而下之。至於中人。又下之而遞至於愚。其用情也。必漸薄焉。而多其等差。其等差也。亦皆出於其性善之有等差。而非有其不善者也。則情安有不善者乎。其或流爲不善者。則意主張之。以經營其事之利害。而趨避之巧習焉。於是心不能察。而性亦若退聽焉而已矣。惟加以慎獨之功。而毋自欺其初萌之意。隨事察義。以條理其本然之情。而歸根於其有生之性。於是乎性得其養。而心以存。能存其心。以見之於事。而身有不修者乎。

述情三

心統性情。性生於心。而情出於性。意則心之動。而主張乎情之發焉者也。情出於性。意出於心。情與意似不同。其源然。性情實具之於心。心之動也。動以萌其意者也。性則渾然具之於心。有善而無惡。情則沛然流於所性。亦有善而無惡。意萌於心。以主張之。意豈獨有惡哉。內而與情謀。外而與事謀。是情之與事交也。以意爲之樞。經之營之。於是利害之分明。而趨避之機習。喪其良心。不誠其意之爲害大矣。故明明德者。專用力於誠其意也。誠其意。則情之發也。無不中節。不誠其意。則發之而

不中節者。意主張之。而豈情之有不善哉。蓋情之發於性也。直達之而已。意之主張乎情者。有所經營。不能直達。惟誠其意。則好善之情。如好好色。惡惡之情。如惡惡臭。情本直達。意更主張之。而使之直達。故曰情無不善。情之有不善者。不誠其意之過也。或曰。恒舞酣歌。酒酒漁色。茲非其樂之情與。侮聖逆忠。遠德比頑。茲非其好惡之情與。而曰情無不善者與。曰。此所謂縱淫泆于非彝。拂人之性。而不近人情者也。然其弊皆由於不誠其意。始獨之不慎。而自欺其本心。至於違禽獸不遠矣。是豈人之情也哉。而豈未嘗有才者哉。味色聲臭安佚之

在口耳目鼻四肢也。孟子不謂其非性而不謂之性也。豈遂以是而累其性善之謂哉。

述命

仰而望之。可見者非天乎。天非形乎。形非質乎。形質非氣乎。是故天者積氣而已矣。有氣斯有道。有道斯有命。有命斯有性。有性復有道。道一而已。氣之流行者皆是也。莫非氣也。卽莫非道也。未有命。已有道。太傅禮曰。分於道謂之命。言有道斯有命也。流行之謂道。賦予之謂命。稟受之謂性。氣之有先後次第者如是也。然是氣也。曷嘗有須臾不流行者乎。無有始也。無有終也。故人旣受命而成性矣。道卽從性中流行而不已。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言有性復有道也。子罕言命。然而嘗言之矣。子

夏聞之。夫子曰：死生有命。伯牛有疾。子曰：亡之命矣夫。又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此所言命，皆以氣數言之。其顯然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亦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言天卽言命也。或有送難者曰：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亦主氣數言之乎。應之曰：此以氣化言命者也。此言陰陽往來屈伸，無非命也。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盈天地間，無時無處而不然者也。所謂分於道，謂之命也。惟聖人能知之。中庸所謂知天地之

化育。易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
以前知。將興有禎祥。將亡有妖孽。見著龜動四體。禍福
至善先知。不善先知。孔子之知天命。其是之謂夫。若夫
義理。則所以治命者也。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
曰。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以義理治之。故
曰立命。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乎巖牆
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曰。彌子曰。孔子主我。
衛卿可得也。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
得。曰。有命。此皆言以義治命。義命分說。不以義爲命而
合言之也。義命分說。故孟子性命亦分說。故曰口之於

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
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
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
不謂命也

述公

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已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平。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

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漢書載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嗚呼。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

相隱者之爲吾黨直躬也。不博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誠不分賢愚也。及其至也。惟聖者能之。嗚呼。等級自然而有也。界限自然而具也。而自然中節。無過不及者。則盛德之至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非聖人而能公平而能遂其私乎。

父子相隱。是事已露而私之也。周公使管叔監殷。是事未形而私之也。周公之爲不知而使。不待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爲不智。何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疑之。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斷

無疑其兄弟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孟子爲能善道聖人。何謂聖人。自然而然而然。天下無於兄弟而動畔之念者。則亦無疑於兄弟畔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公。不過自遂其私而已。故可以使之使之。可以過而過之。陳賈何知焉。

十往自是切於救療。無可奈何而然。不省視。亦是迫於無可奈何。此時全無所容其意見。謂卽此是私者非也。安寢不眠。則子與姪之分。不得不有差等。子之父與姪之父。易地觀之。莫不皆然。自然而然而然。不假安排計較。其私也。乃正所謂公也。

遂其私而一歸於公。自然而然。所謂赤子之心也。惟大人有格致之學。有誠正之功。故知明處當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然未至於大人。抑或愚人。亦未始盡失之。孟子云。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卽此心也。自然而然。有感斯應。而至於思救之情。則亦不能無差等也。故同室人之鬪。與鄉鄰之鬪。或往救。或閉戶。不能不生分別。其安排計較。亦是自然而然。故曰遂其私而一歸於公者也。

述敬

竊謂敬之全功。用在事上。用在動時。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卽無時無地之非動。語固是事。默亦是事。晝爲固是事。夜臥亦是事。故帶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是卽夜臥時所應爲之事也。蓋一息尙存。卽有一息之事。惟釋氏絕去人倫。屏却世事。專一主靜以求通慧。其實釋氏亦猶人也。亦猶有身也。有身安得無事。其所謂靜。自吾觀之。終其身無靜時也。聖人之道則不然。其言敬也。道國曰。敬事。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論君子曰。事思敬。又曰。事上敬。交久敬。行篤敬。敬鬼神。

祭思敬。其在孟子。則曰敬君。敬兄。敬叔父。敬弟。敬人。敬上。敬下。蓋悉數之。不能終其物。是故敬之用。處甚多。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人生日用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間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用功於動。用功於睹聞。已無絲豪之不敬。而千萬動中。或有一靜。千萬睹聞中。或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脩己以敬。始謂之敬而無失。其敬於靜。正所以全其動之敬。其敬於不睹不聞。正所以全其

睹聞之敬。若專以敬全歸之於靜時之涵養。則中庸所謂不動而敬。而字不得力。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兩所字都不得力。且若專以靜時涵養。注解脩己以敬。敬而無失。聖敬日躋。以及於毋不敬。莊敬日強。未免鶻突說去。聖經言語。全不得力。卽如夫子教顏子以四勿。是欲其省察視聽言動。下四个勿字。欲其察得非禮處。便勿之。全是欲其由禮。看清是禮。然後去視聽言動也。非如釋氏寂守其心。若達磨終日面壁。絕却視聽言動。如是則安得有所謂非禮者當乎其前。又安所用其勿之之力。吾儒之所以異於釋氏者。全在事

上動處用功。其不已於靜處者。乃所以繼續動時之功也。故與仲弓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謂見賓承祭時純是敬。而出門使民時之敬亦當如之。以鞭迫其毋不敬也。然出門使民亦是動時。非靜時也。所以答子張問行。而曰行篤敬。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舉立與在輿。以該括無事之不做。無時無處之不做。然亦是就動處言。非主靜之謂也。程子爲人不知收放心。故單說一个敬字。爲收放心之第一法。其喫緊爲人。實具一片苦心。而用以發明敬之義蘊。則程沙隨之說。所謂聖賢無單獨說敬字者。正須參看。而張

敬夫所謂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其說亦不爲無所見也。上蔡言敬是常惺惺法。亦是專言主靜涵養。終不若脩己以敬。敬而無失。毋不敬諸說。該動靜言者之爲完備。而且動多靜少。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是一件事。雖有內外。然實合外內之道也。截然分說便不是。不敢欺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据處事言之。豈主靜之謂哉。朱子言洒掃應對進退爲存養之事。竊謂此卽視聽言動上事。雖小學時便當於此處察而識之。此便是格物以致其知。小學大學。

雖以年齒分屬。然其事亦未便截然說成兩極。蓋視聽言動。重生叠起。無時無處而不然。學者隨時察識。便是下手處。童子成人。無緣異其視聽言動也。格物雖是大學條目。然小學時未見不許其格物。曉得要敬。便是此一物能格之而致其知矣。總之小學大學。不當有格物不格物之分。而洒掃應對進退。事事有義。未見得童子皆不能理會也。孟子不動心有道。程子以爲心有主。夫心何以有主也。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

蓋如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故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卽孟子之論敬也。吾故曰。敬必在事動處多。靜時之敬。所以繼續動時之敬也。吾嘗謂靜亦是吾人之一事。事從身起。吾人刻刻脩身。寧靜時而可不脩其身。寧靜時而可不有其身。吾儒之道。在有其身。釋氏之道。在無其身。儒釋之別。惟此而已。敬也者。用其心焉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夫子不然之。而斥之曰難。然人止一心。而用之各於

其所。君子有九思。是用心有九所。於視則思明。於聽則思聰。於貌則思恭。於事則思敬。夙夜警戒之謂敬。威儀儼恪之謂恭。恭敬異用各於其所。然不得謂恭一心。敬又一心也。隨其所而名之。非有二心也。孟子言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隨所感觸發見者。指而名之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然止一心耳。非有四心也。繼善成性之後。隨所感觸而發見焉。止一事也。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然則仁知非有二心也。是故君止仁。臣止敬。五止異用。亦不得謂仁敬孝慈信有五心也。故詩統言之曰於緝熙敬止。是敬止得包五止也。是事思

敬得包九思也。吾故曰敬之全功。用在事上。用在動時。洪範曰。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可曰五事。恭從明聽睿。可統言之曰敬用五事。思亦可曰事。睿亦統乎敬。其言與夫子敬事執事敬事思敬諸言。可相發明也。然則吾人之功。無非致力於其動。一念欲敬。卽是動。察識其動。卽是敬。而五事五止九思。卽應念而至。是故敬非別有一件物。我去把捉之。只爲君爲臣。則止仁止敬。便是敬。遇視遇聽。則思明思聰。便是敬。五止是敬。而無失。九思稍在前。不動而敬工夫。正須於此領取。要知朱子所謂容貌詞氣上加工。此便是敬。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正衣

冠尊瞻視亦便是敬。所謂箕踞便是。不敬。非敬別是一事。爲要求敬。然後如此加工也。學者能隨事踏實用心。乃所謂緝熙也。孟子之不動心。卽詩之緝熙敬止。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烏得不相背而馳也哉。

述己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弊繁在此。二句。己對人言。極而言之。天下皆人。故己又對天下言也。爲仁之實在己之動容周旋中禮而已。故視聽言動。己也。苟其非禮。則隨在皆有害於吾之爲仁。復禮者。去其非禮。而一一皆有以中乎禮。是禮也。天秩有之。所謂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具於吾心。以爲吾之性。聖人因其性中。天秩之所有者。制爲禮。以待其人而行。能行其禮。斯之謂爲仁。自帝王至於黎庶。無貴賤一也。仁主於愛。而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入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己之忍，則己去仁。己去仁，則己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故曰爲仁由己。子貢言仁而求之博施濟衆，是求之於天下，是由人以爲仁，非由己以爲仁也。夫子教以己利利人，己達達人，是不求仁於天下而求仁於一己，所謂爲仁由己，克己復禮爲仁也。一日復禮，天下歸仁，是驗己之仁於天下，而非求仁於天下。天下歸仁，是仁及天下而天下歸心於己之仁，豈空空以仁之名奉之於此人哉。聖人之仁，惟曰能盡其性，推之而至於其極，則能盡人性，能盡物性，又推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

以與天下參。天德王道止是一事。今之言學者說成兩
概。此夫子所以歎知德者鮮也。仁之見端止在於事。舍
事言仁。此釋氏去君臣父子而求所謂父母未生前本
來面目。不求之動而謂動本於靜。不求之有而謂有生
於無。此至淺至近之說。人苟不至下愚。夫孰不知動之
本於靜而有之生於無者。而釋氏乃以此爲第一義。豈
聖人之大智。反在釋氏通慧之下哉。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瑤田曰。堯舜之道爲己而已。故
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言修己而至
於安百姓。雖堯舜尙猶病之。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言立達而至於博施濟衆雖堯舜尚猶病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省身爲己之學也。而其目則在求忠於爲人謀。求信於與朋友交。君子道四。某未能一。孔子爲己之學也。求子臣弟友之盡道於吾。而必責己之盡道於一身。且其事止歸之於言行。歸之於言行之相顧。此亦猶之論天下歸仁。而專責其事於己之視聽言動。勿使非禮之有於其身。爲仁由己。學者爲己。一而已矣。卽以爲人謀言之。彼人於此事而不能自設其謀。乃四顧能者而及於我。我自揣之。亦以爲吾當能之。然後任之。及其後而僨厥事。豈得曰此僨人之事乎。人之

事而已任之。償之。是償己事也。而今人之心。乃區以別之。曰。此人之事。視己之事。究有一間之殊。而不知彼人委之於吾。轉非其己之事。而吾任之。則實非人之事。能將己字辨得真切如此。然後曉然於古之學者爲己之謂。嗚呼。苟非知德者。其孰能與於斯乎。

孔子之栖栖皇皇。爲天下也。然而爲己而已。道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爲己也。亦豈絕不爲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潔身者。豈獨善其

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乎此。而君子爲己之學。與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

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己也。己字極廣大。極高明。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尙志。尙志者。居仁由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

有曰由義。尙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待爲大人而後謂之大人哉。蓋大人之事。天生己時已備之矣。吾故曰謀人而忠。交友而信。豈爲人哉。爲己而已矣。一日復禮。天下歸仁。其歸心於吾之仁也。豈由人哉。由己而已矣。

述名一

名有二。有天爵之名。有人爵之名。天爵之名。貴於己者也。人爵之名。人之所貴者也。古之人入學而讀書也。修其天爵。居仁由義。以備大人之事。未嘗有要人爵之心。而人爵無不從之。今之人亦入學而讀書也。然其父兄初不教之修天爵也。以爲此要人爵之門也。其子弟雖日讀思仁言義之書。亦初不聞此之爲修天爵也。已而讀書久。能屬文。則曰我可以出而應試矣。以要人爵。我有其具矣。其不得人爵也。則怨天尤人。其苟得人爵也。則志得意滿。嗚呼。夫固未嘗以爲吾修天爵也。夫安知

吾有所謂天爵也。而棄之。是故天爵之名。人之稱之者。可得而言也。聖人也。賢人也。君子也。善人也。仁人也。義士也。忠臣也。孝子也。此蓋求則得之者也。人爵之名。在今日爲人之所稱者。亦可得而言也。生員也。舉人也。進士也。翰林也。其在朝。六部九卿。其顯者也。出則最顯者。督撫而司道次之。又其屬。則親民之官。郡守州牧邑宰也。此其得之有命者也。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故爲公卿大夫。榮華其身。而成其爲人爵之名者。乃所以成其爲天爵之名。大臣於是乎出。大人物於是乎見。而優入聖域。爲泰山北斗之望。顯揚其親。而光被於四海。

豈惟是人爵之名徒稱道於其鄉里小兒也哉。今之人。汨沒於其人爵之名。其寤寐求之者。惟此而已。無論其不得之也。苟得之。亦不過此人爵之名耳。又況乎人之所貴者。人卽能賤之事。不旋踵。勢所必然。嗚呼。彼其父兄。本不以天爵之名屬望其子弟。而其子弟。願能特立獨行而興起焉。夫非謂其子弟必無豪傑之士也。然而千里一聖。百里一賢。十室忠信。鮮能好學。離羣絕類。間氣所鍾。則夫世之能得人爵之名者。夫固不能以天爵之名強而附離之也。蓋父兄之教不先之過也。吾觀今世童子。於其發蒙之始。衆且爲吉祥之語以券之。惟曰

三元而已矣。鼎甲而已矣。嗚呼。不教之喻於義。而專教之喻於利。以先入之言填其胸。而爲之主。夫其所喻在利。其於天爵之名去而萬里矣。而人爵之名。又豈能孤立也哉。嗚呼。義之不喻。而惟利之喻。以喻利之身。出而加諸民。是以利導民。而民皆喻於利矣。以一喻利之身。而加諸億萬喻利之民之上。夫喻利之民之足以傾我人爵之貴而賤之也。豈必多人。而況乎其人之多。乃至於億萬也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合天爵人爵之名。渾而言之也。名之義本如此也。屈原曰。恐修名之不立。欲藉人爵之名。以全其天爵之名也。夫名

之義。天爵人爵之間。固未可以分而言之也。

述名二

吾言天爵人爵之名之不可以分而言之也。蓋以隱居求志與行義達道。雖有出處之分。實則同條共貫。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此之謂也。今也不然。則所以居人爵之名者。有喻義喻利之別也。其爲人也。喻於義。則天爵人爵之名。其遞嬗也。如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其爲人也。喻於利。則天爵人爵之名。其齟齬也。如鑿枘方員之不可相入也。今夫喻義喻利之別。筮仕者之於名也。猶之乎長國家者之於財用。當以義爲利而不當以利爲利也。嘗試言之。昔者梁惠王之得見孟子也。粹然

問曰。叟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起而正對曰。王何言利。夫不有仁義乎。於是不待王之再問。而侃侃陳之曰。王曰。利吾國。大夫繼其聲曰。利吾家。士庶人從而和之曰。利吾身。嗚呼。此上下交征利之世也。其不至於以千乘之家奪萬乘國。以百乘之家奪千乘國。不廢也。言利之禍如此。其言仁義也。則如之何。王試忖之。仁而遺親。義而後君。亘古以來。未之或有。其大彰明較著者也。吾乃今而後知。喻義喻利之別。天爵人爵之分。合其間不能容髮者。辨之不可不早辨也。然則將如之何。養正之功。責在父兄。慎母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徒知瀆蒙不

告之占而不爲之絕其喻利之萌。而引而進之以喻義
之旨。夫蒙山下出泉象也。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在此時
矣。嗚呼。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夫何至如世之有人
爵之名者。其視天爵之名。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述術

人不可以不學。然學必有術。術在學中。不在學外也。如言中庸者之時中。執中者之必有權也。且以人子事父母言之。孝乃庸行之常。然有學焉。其疏節。在曲禮內。則論語諸篇者。夙興適所。問煖寒。佐視具。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出告反面。遊必有方。能養者。別之以敬。能愛者。難又在色。此小小者。皆學中之術也。不學不知也。父母有過當諫。諫又當幾。是其學也。而所以幾諫者。則必曰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諫若不入。則必曰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也。若不說。則必曰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

也。至於怒而撻之流血。則必曰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是故直情徑行。禮道不然也。是皆學中之術也。不學不知也。此術字與教亦多術之術字同。所謂術在學中不在學外也。術之言法也。又道也。如道路之可由也。霍光不學亡術。故曰術在學中也。世人之言術也。未嘗學問而能示人以不可測。蕩然於禮法之外。而使人不得不入其彀中。以言飭人而發其覆。以不言飭人而人無不自吐其情。猶之與人也。而再三吝之。則取者雖貪。而疲於屢告。猶之與人也。而姑且吝之。知取者將請益。而徐以示其施惠之無窮。時而以柔制人而不得。不受其縛。

時而以強屈人而不能不俯而從。捷則猝不及妨。緩則迎不見首。此皆術之不從學中來者也。此孟子所謂機變之巧無所用恥者。何法之足云。又烏能如道路之可由也哉。

述儉

天下之至冒上至亾等者。其始由於不儉。夫一不儉也。胡爲而至於此極哉。積漸使然也。今人不知省嗇。無論食貧也。卽家故多金。而不能量入爲出。久之則筐篋告匱矣。而向之豪華揮斥。固已習實生常。一成而不可變。然且因此之不省嗇。牽連而及於彼。曰是復何能末減也。於是出者愈多。而入者愈少。無財不可以爲悅。而求悅之心益熾。倉皇告人人。初不疑而稱貸之。已而稍稍知其日就落窶也。然而權子母之黠者。方且以爲無虞。如之何其不稱貸之耶。於是變易其權子母之常法。則

不止於貪賈三之也。

史記三之謂三分其母而取一以爲子五之謂五分其母而取二以爲子故五之爲廉賈三之爲貪

賈也舊注誤釋
余有文辨正之

以語人曰。若肯如我言。則質劑焉。唯所欲。蓋

至是未有不甘受其剝蝕。由不勝其求悅之心。日熾也。循是以往。其不能省嗇也如故。而其取財也。勢不能不多方致之。始而情取。繼而術取。厥後機變益巧。而其卒也。乃至於不可思議。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嗚呼。彼不省嗇者。其究至於不可思議。此之謂也。聞之者曰。惡。是何言也。不儉信不可也。

胡爲而遽及於弑耶。余曰。吁。夫其初曷嘗有弑之心哉。由來者漸。勢所必至也。若不聞。今俗有借磬響錢者。平高門巨室之開喪也。客至。則懸磬門內而擊之。父在。子不敢知。父藏歿。則藏爲子藏也。子取子求。莫吾禁也。當其稱貸時。已先儼是以償之矣。權子母者。文言之曰。磬響也。嗚呼。止不嘗藥。春秋曰。弑惡其漸也。漸斯至矣。堅冰之去履霜。又遠乎哉。此所以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論學約指

夫學何也。學而時習之而已也。於何所也。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之謂五達道也。五達道安學。學之以三達德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強之。如天之行健。自強不息。是之謂學而時習之而已矣。人有百行。五達道盡之乎。曰。人之行。行於其所接之人。人之類。有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外者乎。是故五倫者。百行之本也。吾故以五達道爲學之所。而時習之以終其身。死而後已焉。是之謂學。至於知性達天。而得聞一貫。則學之明效大驗焉而已矣。譬之水。始

於出地之泉。而川焉。而百川焉。而萬川焉。然後歸於四海也。今使阻塞其流。而不令一川之得歸於海。則四海雖大。其涸也。亦勢所必至也。人苟不學。不時習。而曰吾將知性達天以求聞。夫一貫豈可得乎。河伯之向海。若而歎也。曰水哉水哉。果且多乎。彼而自存乎。見少耶。然則何取乎爾。取乎其有本者如是也。不務萬流之疏淪。而惟歸壑之是求。學不時習。而冀聞一貫。倒行逆施。雖大徹大悟。其於人道遠矣。人而不人。何人之足貴。是故君子務本。